

## 地图 39-1 腋：末位成份

### Map 39-1 Armpit: Final component

#### 1. 条目

腋 *armpit* 是上肢同肩膀相连处靠里凹入的部分(《新华字典》)。

#### 2. 词形的分类

词形都是复音节，其中三音节的占多数。本地图着眼于末位成份，同时也标示有关第二成份的信息(以叠加线形符号示之)。这里所说的末位成份不考虑“子”、“儿”等词尾的有无。譬如，“胳肢窝儿”的末位成份是“窝”，而不是“儿”。

末位成份可以分为两大类：A 叫做“nest, hollow”系，如“窝”、“洼”；B 叫做“location”系，占多数的是“下”。下面分别举例，标音从略。

##### A. “nest, hollow”系

- -窝：胳肢窝、膈肢窝、圪肘窝、胳搔窝
- -洼：胳肢洼、膈老洼、胳肘洼
- -钵：膈老钵、膈涝儿钵
- -孔、-眼、-窟、-穴：夹肢孔、赤眼穴、赤眼窟
- -空：胳腋空、胳下控
- -窑：胳肢窑、胳肘窑
- -间：圪肢间、膈离间

##### B. “location”系

- -下：肋下、胛下、腋下、手夹下、肋赤下、肋胳肢下、膈肋下、胳肢下、夹肢下
- -底：膈肋底、手夹底、膈窟底
- -里：肋夹哩、胛下里[kat ha li]

##### C. 其他

- -肢(包括其变异)：膈老肢、膈老肢、膈涝斥、沓晃肢、膈肋肢、肱拉直
- -竹、-作：膈落竹、夹辣作
- -肋(包括其变异)、沓晃：膈肋、膈落、肋沓晃
- 其他：手肘、手夹、肋胛、肋肋、胛胳、夹肘 等

#### 3. 分布特征与解释

此地图呈现出南北对立格局：北方的“nest, hollow”系和南方的“location”系。两者的分布大概以长江为界，但西南地区大部分都是“nest, hollow”系。“下”、“底”等“location”系的分布领域也与表〈厨房〉义的“下”、“前”等“方位”(directional location)系的分布基本相同，是值得注意的(参见地图 44-1)。

此地图还传达了另一种信息，即北方方言中有不少方言三音节词形的第二语素变成了“肘”。

河北·获鹿：胳肘窝儿[kv tʂou uor]

山东·牟平：夹肘窝[cia tʂiou uo]

甘肃·天水：膈肘洼[kuo tsou va]

这种词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北纬 35 度至 40 度的北方地区，呈现出一种带状形的分布。另外，长江流域也出现带“肘”的词形，如：

江苏·南通：胳肘窝[kεʔ tse u]

“胳肢窝”变成“胳肘窝”，这是类音牵引的作用所致，是以北方方言中发达的“中弱强”式重音格式为变化的条件。由于“胳肢窝”的第二音节“肢”变读弱音节，它易于受到其他词的牵引，以致变成了“肘”。上举南通的“胳肘窝”引自《江苏省志·方言志》，但《南通地区方言研究》记录了另一种词形“胳肢窝”[kaʔ tsɿ u]，其第二音节正读轻声。“胳肘窝”的第二音节原来读轻声，而现在有些方言则读上声，这反映出方言说话者对此语素的认知形态。

“胳肘窝”在山西的若干点进一步发展成“膈肩窝”。这一变化则出于词义上联想。襄垣方言有两种说法(据《襄垣方言志》)：

圪肩窝[kəʔ tʂiei uo] / 圪窄肩[kəʔ tsəʔ tʂiei]

“肩”位于末位的词形可能是后起的。值得注意的是，“肩”的分布点都与“间”相邻，均为山西，如：

孝义：膈间窝[kəʔ tʂian uE](《孝义方言志》)

和顺：膈肢间[kəʔ tsɿ tʂiæ](《和顺方言志》)

“间”必定出于通俗词源，即“中间”义。但这种词源很可能来自“肩”的语音。山西有些方言白话音区分“肩”(见组四等)和“间”(见组二等)，如上述孝义方言，但至少可以说语音相近。

**关键词：**处所成份、南北对立、类音牵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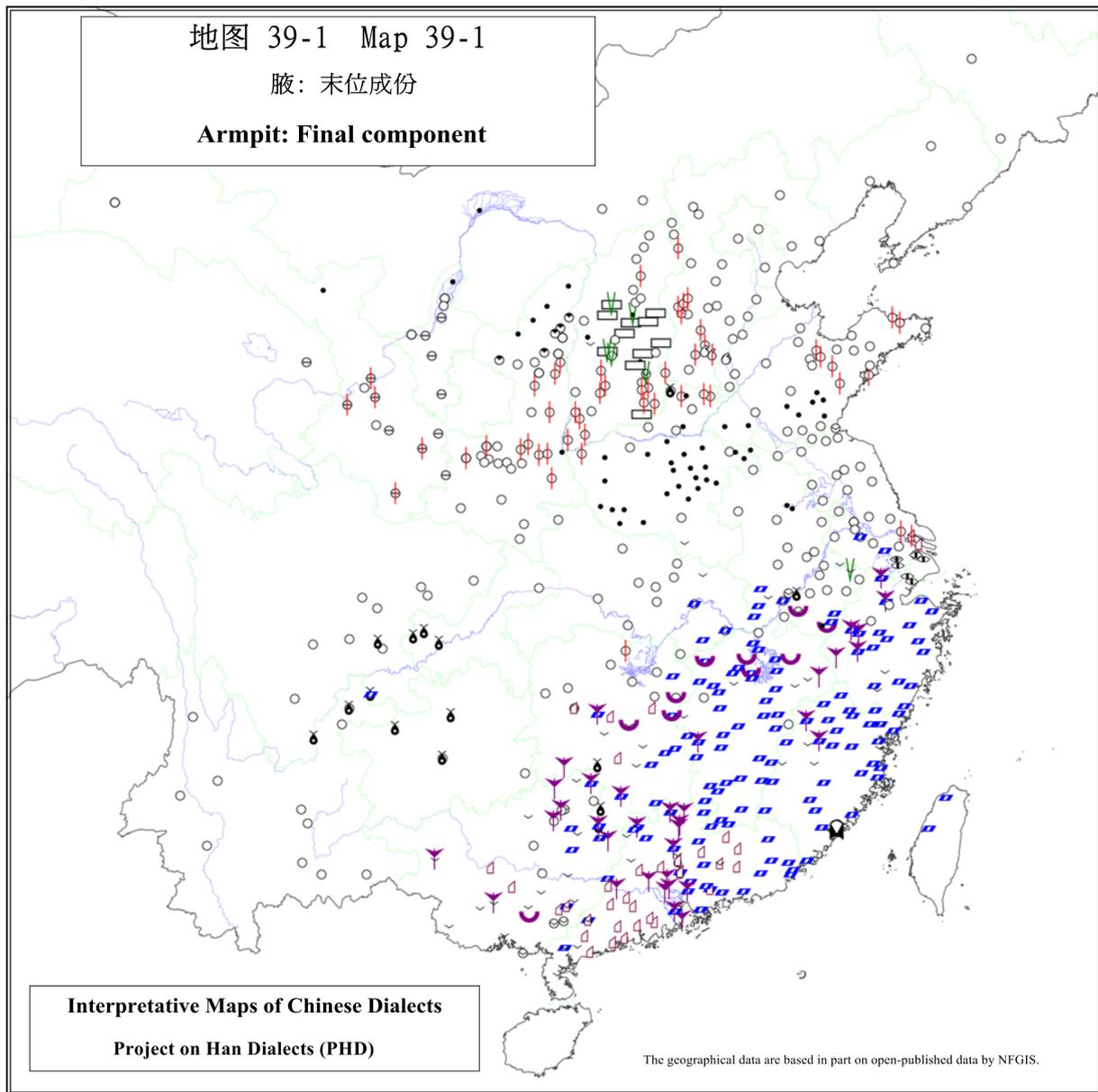
#### Summary

We created a map focusing on, and classifying, the final components (excluding suffixes such as *zi* 子 and *er* 儿) of the lexical forms for “armpit”. The ‘nest, hollow’ type, including *wo* 窝(nest) and *wa* 洼(hollow), are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whereas the ‘location’ type, including *xia* 下(under) and *di* 底(bottom), exist in the South, exhibiting a North-South opposition.

By overlapping the thin line symbols with others, this map also provides intriguing information on the second component of these lexical forms, in that many dialects in the North and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have a form *gezhouwo* 胳肘窝, which changed from *gezhiwo* 胳肢窝. A phonetic factor causing this change was the ‘mid-weak-strong’ type accent pattern developed in Northern dialects. As a result, the second syllable *zhi* 肢 became unstable and triggered a paronymic attraction to *zhou* 肘(elbow). Further change from *gezhouwo* 胳肘窝 to *gejianwo* 膈肩窝 occurred in some of these dialects due to the semantic association of *zhou* 肘(elbow) with *jian* 肩(shoulder).

**Keywords:** location morpheme, North-South opposition, paronymic attraction

(岩田礼, Ray Iwata)



**A. nest, hollow**

- - 窝 wo
- ⊖ - 洼 wa
- ⊙ - 钵 bo
- ⦿ - 孔 kong, -眼 yan, -窟 ku, -穴 xue
- ◡ - 空 kong
- ⊜ - 窑 yao
- ◻ - 间 jian

**B. location**

- ▣ - 下 xia
- ⌵ - 底 di
- ⌶ - 里 li

**C. 其他 / Others**

- - 肢 zhi
- ◁ - 竹 zhu, -作 zuo
- ▤ - 肋 le, -岔岔 gala
- ∨ - 其他 / Others

**\* 其他信息 / Additional information**

- | 第二成份 / 2nd component: 肘 zhou (elbow)
- ∨ 含 "肩" / containing "jian" (shoulder)

**地图 39-2 腋：非末位成份**  
**Map 39-2 Armpit: Non-final component**

**1. 目的**

表腋 *armpit* 义的古词不止有一种：“腋”(MC: \*jiek)、“脅”(MC: \*hiɛp, 下文写作“肋”)和“胛”(MC: \*kək, 参见表 arm 义的地图 33-1)。从现代南方方言的分布看, 后世还有其他肢体名称参与构成复音节词形, 即“膈”*diaphragm*(MC: \*kæk)、“胛”*scapula*(MC: \*kap)、“肋”*rib*(MC: \*lək), 所指分别都与 *armpit* 相近。所有这些语素均为入声字, 并且除了“肋”以外都是牙喉音声母字, 故此产生了其语音在后世的演变中互为接近的现象。北方方言的情况与此不相同, “胛肢窝”系统的词遍及了长江以北地区, 但后世的变化导致产生与南方相似的词形。本地图旨在阐明这些问题。

**2. 词形的分类**

非末位成份多数都取双音节结构, 但南方也有单音节的, 共有七类(系)。下面就给各类下定义并说明各类的特征, 然后分别举例。

**A. “胛肢+X、夹肢+X”系**

**A-1 “胛肢-”类**

首字声母为 k-的, 汉字写作“胛”或“膈”或“圪”。“肢”也包括由此变来的“肘”、“子”、“搔”等语素。充当 X 的是“窝”、“洼”、“间”、“孔”、“下”等末位成份(见地图 39-1)。

胛肢窝[kə tɕɿ uo]、膈肢窝[kə tsaʔ o]

胛搔窝[kɿ tsau uo]、胛肘洼[kuo tɕou va]

胛子窝[kɿ tɕɿ uo]、胛肢下[kə tɕɿ a]

**A-2 “夹肢-”类**

首字声母为 tɕi-或 ci-, 是来源于二等字。汉字标记多为“夹”, 少数有“胛”。“夹”的本字应为“膈”或“胛”, 写作“夹”的可能是后起的通俗词源, 即“腋”下夹物”的“夹”。有些报告即使其读音不与二等字对应, 字也写作“夹”或“胛”的, 如“夹肢窝”[ka tɕɿ və] (《济南方言词典》)。这种[kə]有可能来源于一等字, 本地图将首字声母读 k-的一律归于 A-1 类。

夹肢窝儿[tɕia tɕɿ or]、夹肢窝[cia tɕi uo]

夹肘窝[tɕia tɕu uə]、夹肢孔[tɕia tɕɿ kʰoŋ]

**A-3 “胛肢-”、“夹肢-”其他类**

无法确定归 A-1 类还是 A-2 类的, 多数是只有汉字标记而缺语音信息的, 另有下列词形。

□□窝[tɕa tɕi o]、阿肢窝[a tɕɿ o]

**A-4 “夹窝、首夹窝、夹孔”类**

夹窝子[kə uo tɕɿ]、指夹窝[tɕɿ ko o]

夹孔[tɕia kʰoŋ]、夹孔脚[tɕia kʰoŋ tɕyo]

**B. 北方的“k-l”系**

“k-l”系是指声母为[k]的音节和声母为[l]的音

节按这个顺序连续出现的。这种定义是 B 系与 C 系共同的, 两者的差异在于末位成份的种类: B 系是“肢”(包括其变异)或“nest hollow”成份(即“窝”、“洼”等); C 系多数是“location”成份。

胛老肢[kɿ lao tɕɿ]、胛老赤[ku ləu tɕɿʰ]

胛肋肢[kə lə tɕɿ]、胛老洼[ku lə va]

膈拉□[kə la tɕɿʰ]、胛拉撑子[ku la tɕɿʰən tɕɿ]

胛肋肢窝[kəʔ ləʔ tɕɿ uo]

**C. 南方的“k-l”系**

多数是入声的叠韵。不带后置成份的双音节形式也归于此系。

膈肋[kək lak]、膈肋底[kək lət tai]

膈落底[kək lək tɕi]、膈肋下[kəʔ ləʔ uə]

夹辣作[kəʔ laʔ tsoʔ]、□□□[ku lu xa]

**D. “肋-”系**

以“肋”开头的, 可以分成三类。

**D-1 “肋胛肢下”类**

肋胛肢下[lɛʔ kɛʔ tɕɿ fiə]、肋胛肢窝[ləʔ kaʔ tɕɿ o]

**D-2 “肋+X(+下)”类 X 是带 k-或 t-尾的入声音节。**

肋侧[lak tɕʰak]、肋擦下[lak tɕʰat ha]

肋胛下[lak kʰiak ha]、肋色下[lak sak ha]

**D-3 “肋+X(+下)” X 是不带韵尾的入声音节。**

肋膈下[la ka ha]、肋窄下[lə tso yo]

**E. “胛-、夹-”系**

南方方言“胛”、“夹”、“肋”、“腋”各字的用法诸家有些混乱之处。这里暂且处理为, 凡声母读 k-或 tɕi-的(分别包括送气的)归入此“胛-、夹-”系; 凡声母读擦音的归入下面 G 系。以下举例中汉字用字都仿照原调查报告的用字。

**E-1 首位音节是带-p、-t、-k 尾的入声韵**

胛下[kap ha]、胛下里[kat ha li]、□□[kap iat]

**E-2 首位音节是带-ʔ 尾或零尾的入声韵**

夹遮下[kəʔ tso fiə]、夹杂底[kə tɕʰa tai]

**F. “手+X(+下)”系**

以“手”开头, X 的声母多数是送气的 kʰ-或 tɕʰi-, 少数是不送气的 k-。

手□下[ɕiu tɕʰiat ha]、手挟下[su tɕʰiaʔ ha]

手胛下[siu kʰiak ha]、手胛[siu kʰiɛp]

手夹下[ɕiu kie heu]、手□底[siu ky tɕi]

**G. “肋-、腋-”系**

声母为擦音或零声母, 可以分成四类。

**G-1 “肋-” 声母为擦音, 带-p 或-t 韵尾。**

肋下[hiap ha]、肋夹下[ɕiɛt ka ha]

**G-2 “肋-” 声母为擦音, 带 ʔ 韵尾或不带韵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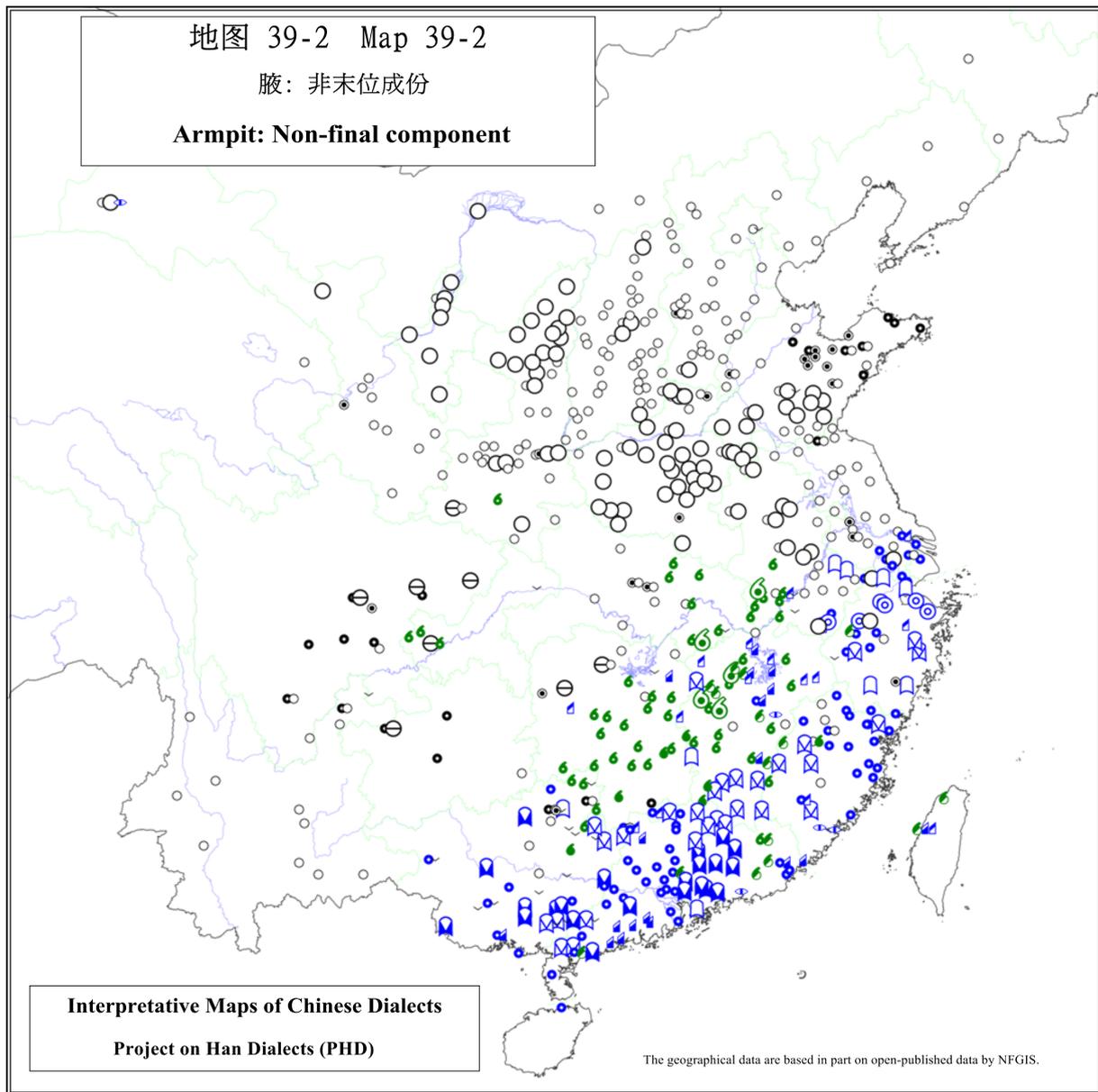
肋□里[ɕiɛʔ ŋa li]、腋脚底[ɕiaʔ kuʔ tu]

**G-3 “腋” 首位音节为零声母**

腋下[iɛ xa]、腋胛下[iɛʔ kaʔ ha]、腋窝[iɛ uo]

**G-4 [ha]、[ho]、[huo]、[sia]、[so] 词源不详。**

□□[ha ia]、□□下底[so xo ti]、合腋下[ho ie ha]



**A. 胳膊 gezhi+X, 夹肢 jiazhi+X**

- A-1 胳膊 gezhi-, 胳膊 gezhou-, 胳膊 gesao-
- A-2 夹肢 jiazhi-, 夹肘 jiazhou-, 夹子 jiazi-
- ◎ A-3 胳膊 gezhi-, 夹肢 jiazhi- 其他 /others
- ⊖ A-4 夹窝 jiawo, 指夹窝 zhijiawo, 夹孔 jiakong

**B. 北方的 "k-l"**

- 胳老肢 gelaozhi, 胳拉肢 gelazhi etc.

**C. 南方的 "k-l"**

- 膈肋 gele-: [kak lak], [kaʔ ləʔ] etc.

**D. 肋 le-**

- ◎ D-1 肋胳膊 legezhi
- ◀ D-2 肋 le+X(+下 xia) X: [tʰak], [kʰiək] etc.
- ◁ D-3 肋 le+X(+下 xia) X: [ka], [tsa] etc.

**E. 胛 jia-, 夹 jia-: k-, tɕi- (kʰ-, tɕʰ-)**

- ◀ E-1 胛 jia-, 夹 jia-: [kap], [kat] etc.
- ◁ E-2 胛 jia-, 夹 jia-: [kaʔ], [ka], [tɕi-] etc.

**F. 手 shou+X(+下 xia)**

- ◁ X: kʰ-, tɕʰ-, k-

**G. 肋 xie-, 腋 ye-: 擦音或零声母 /fricative or zero**

- ◁ G-1 肋 xie: [hiap], [ɕiet] etc.
- ◁ G-2 肋 xie: [ɕieʔ], [ɕie], [ɕia] etc.
- ◁ G-3 腋 ye: [iet], [ieʔ] etc.
- ◁ G-4 [ha], [ho], [huo], [sia], [so]

**H. 其他 / Others**

- ◁ 胳 ge- 其他 / others
- ∨ 其他 / others

## H. 其他

- “胳-” 其他

胳空下[koʔ kʰaŋ ε]、胳当下[koʔ taŋ ε] 等

- 其他

辣脚海[laʔ tɕiaʔ hɛ]、鸭脊底[aʔ tɕɛʔ tie]、□□□  
[zia ka xo]、□□□[θɔ tʃi əu]、性痒窝[sin iəŋ uo]

## 3. 分布特征与解释

A、B 二系分布于北方，C、D、E、F、G 五系分布于南方。现提出三个假说。

### 假说I “胳肢”来自“膈肢”

A-1 类“胳肢-”的首字读[kɑ]或[kʰ] (或[kə])，应是一等字，本字就是“膈”(MC:\*kək)。A-2 类“夹肢-”的首字来自二等字的，有两个本字的候补：“胛”(MC:\*kap)和“膈”(MC:\*kæk)。我们认为“胳肢”和“夹肢”共同的词源是“膈肢”。其首字在山东半岛及长江流域(四川、贵州等)的一些方言中按照语音变化的规律变化，即“夹”，但在多数北方方言中却变成了“膈”，是与胳膊(arm)、肘肘(elbow)、拐拐(ankle)等的首字类化所致，也就是说，首字经历了前缀化(见地图 41)。

论词义，“膈肢”原为动词，即“以手探人腋下使发痒而笑”。

“胳肢+X”不仅遍及整个长江以北地区还向南方地区传播。从地图可以看出，这一形式已经越过长江侵入北部吴语地区以及徽州，往南也抵达闽北地区。这也表现在如下混淆形式的形成：

建瓯(福建)：胳肢下[ku tsi a] (《建瓯方言词典》)

建阳(福建)：□□□[ku tsi a] (《闽语研究》)

宁波(浙江)：肋肢肢下[lɛʔ kɛʔ tɕi fio] (《宁波方言词典》)

休宁(安徽)：肋肢肢[kə lə tɕi] (《安徽省志·方言志》)

闽北建瓯、建阳等地区原来存在“X+下”，而后世从北方传来了“胳肢-”，两种形式接触的结果则是“胳肢下”。宁波及休宁的形式可能都来源于“膈肋(下)”(见下文)，而这一词形与“胳肢-”接触的结果是“肋肢肢”或“肋肢肢下”。从地图可以看出，这两种形式呈现出线状分布，自皖南至杭州、宁波一带，可能暗示着“胳肢-”一词传播的路径。

### 假说II 南方的“k-l”系来自“膈肋”(或“胛肋”)，北方的“k-l”系来自“胳肢”(或“膈肢”)

“k-l”系的词形既见于南方也见于北方。一个简明的假设是，南北的“k-l”都来自共同的词源：“膈肋”(MC:\*kæk lək)或“胛肋”(MC:\*kap lək)。

我们认为，南方的“k-l”是来自“膈肋”。

北方地区既有“k-l”又有“胳肢+X”或“夹肢+X”。论地理分布，两者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互补的，但“胳肢+X”和“夹肢+X”的分布区域较“k-l”系还要广大。总体来看，“k-l”的周围都有“胳肢+X”，可以认

作是一种“周圈分布”。这就说明“k-l”是“胳肢+X”的后裔。北方的“k-l”在形式上与南方的“k-l”相似，但有两点不同。

(1) 北方的“k-l”多数以“肢”结尾，如“膈老肢”，南方的“k-l”多数以 location 成份结尾，如“膈肋下”。

(2) 北方的“k-l”大多数都是三音节，其中有些取“中-弱-强”式的重音格式。南方的“k-l”既有三音节的也有双音节的，如“膈肋”，并且三音节形式不取“中-弱-强”式重音。

由此推测，北方方言原来使用来自“膈肢”的“胳肢”，而后受到其他带中缀(infix)的词牵引，以致变成了“膈[l-]肢”(l-代表某种以 l-声母起音的中缀)，是类推牵引的作用。北方方言中还有膝盖(knee)、前额(forehead)、蜗牛(snail)等义的词都有[l-]音节充当三音节词的第二个成份(参见地图 17-1、40-2)。有不少方言这种[l-]中缀已经变成了实词，也读为重音节。比较下列二例。

临沂(山东)：胳勒肢[kə<sup>阴平</sup> lə<sup>轻声</sup> tɕi<sup>阴平</sup>]

永城(河南)：膈老肢[kʰ<sup>阴平</sup> lao<sup>上声</sup> tɕi<sup>阴平</sup>]

永城的第二音节读上声，而不读轻声，必定是后起的，可能是类音牵引的作用，如受到“老枝”[lao<sup>上声</sup> tɕi<sup>阴平</sup>]的语音影响。

假说III 古老南方方言说“膈下”(或“胛下”)，后来在东南沿海地区变成“膈肋下”(或“胛肋下”)。“肋下”或“腋下”原来是古老北方方言的形式，传至江淮以后沿着“古老的传播路线”传播到湘赣地区。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东南方言二分的情形：

(1) 东南沿海吴、闽、粤各地区，多数是 C 系“k-l”、D 系“肋-”、E 系“胛-、夹-”和 F 系“手+X(下)”。

(2) 西部江西、湖南以及自安徽西南部至湖北东部的一带(赣、湘)，多数是 G 系“肋-、腋-”，另有 E 系“胛-、夹-”与 G 系混杂着。值得注意的是，广东东部及福建西南部的客家地区也有一些使用 G 系的方言。

东南方言内部的这种差异还表现在构词法上：

东南沿海：由入声音节构成的“叠韵式”+末位成份

广州：膈肋底[kak lak tɕi] (C 系)

福州：膈络下[koʔ loʔ a] (C 系)

宁波：肋肢肢下[lɛʔ kɛʔ tɕi fio] (D 系)

湘赣：词根+末位成份

梅县(广东)：肋下[hiap ha] (G 系)

宿松(安徽)：腋下[ɕie xa] (G 系)

修水(江西)：夹下哩[kaʔ ha li] (E 系)

瑞金(江西)：手□下[ɕiu tɕʰieʔ ha] (F 系)

湘赣地区出现的三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G 系，其词根是“肋”或“腋”。至于末位成份，多数都是“下”。据此湘赣方言 armpit 义的古词可以构拟为“肋下”或“腋下”。

从 G 系词分布区域的形状看，“肋下”或“腋下”

很可能原来分布于江淮地区,后来沿着“古老的传播路线”传播到湘赣地区(参见本书“绪论”)。我们还进一步地推测,“肘下”或“腋下”原本是北方起源的古词。现在长江以北地区大部分都变成“胳膊-”(“隔肢-”)的领域了,但此乃宋元以后的近代北方方言中产生的变化。

南方方言中的古词,上文拟作“膈肋”或“胛肋”,但其前身很可能是“膈下”或“胛下”。后世插入了一个“肋”字,是一则出于词义明确化的动机,二则出于在语音上的动机,即趋向构成叠韵词。“膈”和“胛”都是二等字,而“肋”是一等字,但都带入声韵尾。也有可能“膈肋”或“胛肋”受到从北方传播来的“胳膊”的影响。“肋”属德韵,“胳膊”属铎韵,南方方言都有区别,但由于“胳膊”是外来词,方言不受其来历的束缚,以至趋向于构成叠韵词。有些论著主张,南方 armpit 义的词来自上古汉语的 \*k-lak (Sagart 1999: 124-5),其k-是前缀。我们不认同这种观点,而主张南方方言的叠韵词是后起的变化所产生的。

**关键词:** 词源、“中-弱-强”式的词重音、类推牵引、混淆形式

### Summary

We classified the non-final components of the lexical forms for “armpit” as follows:

- A. *gezhi* 胳膊-, *jiazhi* 夹肢-: followed by any final component such as *wo* 窝.
- B. Northern *k-l*: containing a succession of k- and l-syllables, mostly tri-syllabic, having a “nest, hollow” type morpheme at the end.
- C. Southern *k-l*: bi-syllabic or tri-syllabic, having a “location” type morpheme at the end.
- D. *le* 肋-: followed by any entering tone syllable.
- E. *jia* 胛-, *jia* 夹-: initiated by k- or tɕ- initial.
- F. *shou* 手+X-: X is initiated by k<sup>h</sup>- or tɕ<sup>h</sup>- initial.
- G. *xie* 肋-, *ye* 腋-: initiated by a fricative (h-, s-, ɕ-) or a zero initial.

Types A and B are mainly seen to the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while Types C through G are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

We hereby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ree hypotheses based on these lexical forms and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Hypothesis I:** *gezhi* 胳膊 originated from *gezhi* 膈肢.

The first components in Type A must have come from *ge* 膈(MC: \*kæk). It was later replaced by the prefix originating from *ge* 咯 (MC: \*kək), due to an analogy to words such as *gebo* 胳膊 (arm), cf. Map 41. Also, the form *gezhi* 膈肢 originated from the verb

meaning ‘to tickle in the armpit’.

At present, the lexical forms in Type A appear most frequently, distributing not only in the North but also partially in the South. This form *gezhi* 胳膊 even intruded into Zhejiang and Northern Fujian, where it contacted with *gexia* 膈下 or *gelexia* 膈肋下 and created blend forms such as *gezhixia* 胳膊下.

**Hypothesis II:** The Southern *k-l* type originated from *gele* 膈肋 or *jiale* 胛肋, while the Northern *k-l* type originated from *gezhi* 胳膊.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k-l* type forms should be distinct in their respective etyma. The Southern *k-l* type originated from *gele* 膈肋 (MC: \*kæk lək) or *jiale* 胛肋 (MC: \*kap lək).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rthern *k-l* type changed from *gezhi* 胳膊. As the early modern Northern dialects was developing its ‘middle-weak-strong’ stress pattern, the number of tri-syllabic forms containing the infix *l-* increased, as seen in words for “knee” and “snail”, so that the form *gezhi* 胳膊 came to possess the *l-* infix by an analogical attraction to such forms.

**Hypothesis III:** Early Chinese dialects had a North-South division: *xiexia* 肘下 or *yexia* 腋下 in the North and *gexia* 膈下 (or *jiaxia* 胛下) in the South. The latter further changed to *gelexia* 膈肋下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At present, Southeastern dialects exhibit a Coastal-Inland division. That is, Types C through F are dominant along the coast, while Type G mostly exists in the inland. The proto form for Types C through F would be either *gexia* 膈下 (MC: \*kæk fia) or *jiaxia* 胛下 (MC: \*kap fia), while Type G would derive from *xiexia* 肘下 (MC: \*hiɛp fia) or *yexia* 腋下 (MC: \*jiɛk fia). The latter forms would be of Northern origin, reaching the Jianghuai area, and then transmitting to the Xiang-Gan area via the ‘old transmission route’.

On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ype C and D forms is the existence of a wide variety of forms with reduplicated entering tones, such as [kək lək] and [ko? lo?]. These forms are wrongly considered to go back to the Old Chinese \*k-lak (\*k- being a prefix), but the formation of reduplication occurred at a later time. The direct proto-form for these forms c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gele* 膈肋 or *jiale* 胛肋.

**Keywords:** etymology, ‘middle-weak-strong’ type stress, analogical attraction, blend form

(岩田礼, Ray Iwata)